

加兰短篇 小说集



加兰短篇 小说集

李文俊 胡允桓 译

RA1733 / 07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龙

加兰短篇小说集

Jia lan duan pian xiao shuo j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3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2}$ 插页 2

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500

书号 10305·264 定价 2.15 元

目 次

岔路	1
在山沟里	57
一个兵士的回家	120
在魔爪下	146
李伯利太太回娘家	167
一天的欢乐	184
艾森·李伯利大叔	197
救命神鸦	214
一个“好人”的妻子	236
漂流的鸛	287
威廉·培根的雇工	296
路克丽西亚·彭斯	320
神恩的日子	357
狄尔林老爹	372
译后记(李文俊)	393

岔 路

—

在那无风的九月的黎明时分，空中回荡着一个清晰甜润的声音，那是一个男子的嗓音，唱的虽是粗俗的流行小调，但歌声中却有一种东西告诉人们，他是个年纪轻轻、兴致勃勃而且正沉浸在幸福中的情人。

东方，在一排齐刷刷的林带的上空，一抹浅淡柔和的金色正在广袤的苍穹中静谧而迅捷地升起。葱绿的橡树中点染着东一片西一片的红色和橙色的枫树，椋鸟在丛林中啼啭。脚下的草经露水打过之后变得清爽，灰白的道路平坦光滑，空气清新、空荡得难以形容，令人心旷神怡。莫怪这个男子要放声歌唱哩！

林间小路的转弯处闪现出他的身影。他肩上扛着一柄麦杈，明亮雅致。他的草帽掖在脑后勺上，他那件褪了色的粗布外衣，钮扣一直扣到下巴，手上戴着一副薄薄的麂皮手套。他有一副肌肉发达、精明强干的外表，年龄就在二十二岁左右。

他往前走着，初升的太阳渐渐照到他身上，他闭口不唱

了。天空显得更加开阔，那种肃穆庄严又温柔甜美的气氛使他忘却了幸福青春的身心愉快。随着清晨的奇观不断增长扩大，他心中涌起一阵模糊的想法和巨大的冲动，几乎让他感到有点郁郁不乐了。

他走得更慢了，沿着小路机械地迈起步子，他的目光注视着飘移不定的朝晖，一会儿一片嫣红，一会儿一片嫩绿。极目东望，景色之壮观非言词所能描绘。空气似乎凝滞了，一心等候太阳的升起。

后来，他的思绪飞向阿格尼斯。她会看到这一切吗？此时她正在干活儿，正在准备早饭，但是他仍希望她有时间能看上一眼。最近他通常有一种心情：只有和她一起，他才能充分享受任何景象或音响。现在他又处于这种心情之中了。从道路的远远的尽头传来一辆大车刺耳的咯吱咯吱声。远远近近的公鸡高高低低地啼叫着。一个个长满树木的牧场上犬吠声和不和谐的牛铃声此起彼伏。当这个青年走过一幢幢农舍时，厨房的窗口透出的灯光表明妇女们在忙着准备早饭，而牲口棚里传出的说话声和马梳声告诉人们，男人们也在干着早晨的零活了。

这时，东方天际的霞光更加开扩了！那金色的穹顶益发明亮，给薄云染上一道道红色。雾霭开始辉映着反射出的色彩。年轻人边走边幻想着；他那宽宽的脸庞上和深深的诚实的目光中也仿佛多多少少感染并且保有着天空中的那一份壮丽色彩。

但是，当他走过一道店门，一个年纪与他相仿的小伙子

跟他走到一起时，他的眉毛拧到了一起。那个小伙子也跟他一样扛着一柄麦杈。

“喂，威尔！”

“喂，埃德！”

“去帮丁门打麦吧？”

“对，”威尔回答道，话说得很简短，不难看出他并不欢迎有人来作伴。

“我也是。那谁来帮你家打麦子呢——是戴维·麦克特格吗？”

“是的，我想是吧。还没跟谁谈过呢。”

他们两并肩向前走着。威尔不大乐意让人这样粗暴地打扰了。这两人是一对情敌，但威尔是个优胜者，本该宽宏大量，只不过他实在想继续独自做他那情人之梦。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去？”过了一会儿，埃德又问。

“新学期下周开始。我要晚一个礼拜左右才能走。”

“嗯，你明年毕业，是吧？”

“我是这么想的，要是不出什么差错的话。”

他们俩并肩向前走着，两人都是挺帅的小伙子，埃德的面孔更惹眼一点；有一种更清晰准确的线条，而那种特有的白净任凭阳光怎么晒也不会变黑。他嘴里起劲地嚼着一块烟草，这是他最引人注意的坏毛病之一。

这会儿，从四外的几条路上传来一群群人的谈笑声，还夹杂有欢乐的歌唱。其中有一群人从这两人的背后迅速地赶了上来，赶车人好心地吆喝了一声，“喂，让开路！”随后嘻

嘻哈哈说笑着，一催马越过了他们。

埃德迅速猜到了赶车人的招数，左手一伸便抓住了后车门，他把麦杈向车里一扔，跟着就跳了进去。威尔继续步行，不屑去搭车。这时，大车载着耕地和打麦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方向地里驶去，发出轰轰隆隆的声响。

淡红的太阳从叶间洒下阳光，温暖着挺立在场院中的巨橡的树干，融化着矗在麦垛间的打麦机红金相间的华丽表面上的露水。那意趣盎然的如画景色全然攫住了威尔·汉南，尽管他早已对这一切熟习得很了。马匹围成一圈，拴在打麦机的六根木杆上，杆上都闪烁着露珠。

赶车人在给柏油涂污的车下的巨大的嵌齿轮上油。放声大笑的人群在院中做着摔跤游戏。埃德·金尼已经爬上了最高的麦垛，站好身子，随时准备往下扔第一个麦捆。太阳照在他身上，照在他站立的地方，他手中的麦杈的木杆，闪着乌金般的光辉。欢乐声、打闹声和阵阵歌声从四处升起。丁门来回奔忙着，指挥着，安排开他的人手，大块头戴维·麦克特格冲着安放长长的堆垛机的人们不时吆喝着：

“咳呵，用劲！竖起来！”

最妙不过的是，威尔瞥见了厨房窗口的一张笑容满面的姑娘的面孔，他感到脖颈上的血管直跳。

“喂，威尔！”大多数年轻人都这样招呼他，不过有点不大自然，因为威尔已经到石头河上了几年学，对那些假装嘲弄“象威尔·汉南和密尔顿·詹宁斯那样的大学生”的人们来说，语调里颇有点嫉妒的味道。

丁门走了过来。“威尔，我觉得你最好到垛顶上与埃德一起干。”

“全都准备好啦。乌拉，真好啊！”戴维用他那浑厚的低音轻声说，声音里总有一种笑声。“来啊，来啊，伙计们，人人都抓住点东西。各就各位！”他冲着赶车人一挥手，那人就爬上了他的座位。所有的人都找好了自己的位置。

赶车人开始说话了：

“嘖，嘖！各就各位，小伙子们！站稳，丹！嘖，嘖！各就各位，小伙子们！抓牢，小伙子们！现在就要开始啦！”几匹马拉紧了杠杆。滚筒开始哼哼唧唧地转了起来。

“抓住那根部，抓住！我那铡刀手在哪里？噢，你在这儿哪，快爬上来，从这里！”于是戴维俯下身去，用他那只大手抓住谢普·沃森的肩部，把他拉了上来。

嗡嗡——，唔唔——，呀呀——！旋转的滚筒轰响着，吼叫着，咆哮着，转得越来越快。最后，当它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时，戴维冲着那帮投麦捆的人点了一下头，把两只手搓了搓。麦捆开始从垛子上往下落，那个铡刀手掌着铡刀把麦捆一切两截，而装填手用轻而易举、神气十足的动作把麦捆一捆捆地夹在腋下，把它们平整地一字儿铺开，送入口，上面的那个滚筒就发出凶猛的、令人窒息的咯吱声碾轧起它们来。

威尔感到一阵悄悄袭来的幸福。他十分欣赏自己隆起的肌肉的平滑的滚动，以及他把麦捆两个两个地举起、翻转和扔到台面上时所感到的自己双手的巨大力量。铡刀手挥

刀猛砍。他的个子不太高，体格壮实，但却十分柔韧，阿格尼斯从厨房里出来了一会儿，低头微微一笑，她心想，他看上去身材可真优美。

这种场面是西部农场上最欢乐、最友好的景象之一，除了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精神之外还别具魅力。漂亮的黄色麦草卷进了滚筒；一颗颗的黄褐色的麦粒从一旁涌出；粉碎的麦草、麦秸和灰尘直喷到巨大的堆垛机上；赶车人欢快的口哨声和吆喝声；清爽撩人的空气，同时那明亮的太阳又不知怎地会使人悚然想起时间的流逝。

威尔和阿格尼斯刚刚在头一天夜里达到一种彼此爱慕而心照不宣的默契，现在他不时被一种强大的冲动驱使着朝那座房子看上一眼，心中却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怕伙伴们开玩笑的担心。因此，他有条不紊，满怀热情地干着活儿，可心绪却飞向了未来——他从机器的轰鸣中分辨出的附近橡树枯叶的窸窣声，就象是一个女人衣裙的沙沙作响，而天上随风而上的云彩的巨型舰队，就象是商人一心要驶向爱情和富足的国土。

几年前丁门一家刚刚搬来时，阿格尼斯立刻就被一群求婚者一窝蜂似地包围了。她那讨人喜欢的面容和处处表现出的好心肠，使她马上成为大家宠爱的人。然而，威尔不愿意跟在别人后边瞎起哄，反倒特意保持一定距离，这一点他不难做到，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在外面求学。

可是，第二年冬天，阿格尼斯也去那学校上学了。这样，威尔就每天都看到她，对她的倾慕之情也就与日俱增了。长

时间以来，他一直有点嫉妒埃德·金尼，因为埃德有一种特殊的灵巧舞姿，还有掌握一队人马的一股冲劲，这使他成了危险的对手。

然而，这个星期一整整天威尔都在他身边干活儿，他一想到前夜分手时阿格尼斯给予他的抚爱，就信心十足，充满幸福感，高兴得根本顾不上讲话，只是一味闷头干活儿，同时心里做着美梦。

机灵的戴维·麦克特格在机器停转的几分钟里开了他的玩笑。“好啊，昨天晚上出去那么长时间，你们这群小子今儿个干得居然比我想的要出色。要是我一发现谁在那儿偷懒歇气，就非要他请吃苹果不可。”

“把你的眼睛盯住我看吧。”谢普·沃生说。

“你？”一个人笑着说。“大伙都知道，只要有一个姑娘狠狠看上你一眼，你就会昏倒的。”

“还有一件事，”戴维说。“你们这群小子要是扛着粮食每分钟去一次那所房子要什么炸糕或是饼干吃，我可不答应。”

“你滚一边去吧，”比尔·扬在草垛上说。“你总不能把所有的美事儿都一个人占尽吧。”

威尔的血开始往上涌，把脸都憋红了。如果比尔再多噜苏几句，或是指名道姓地提到阿格尼斯，他就会让对方住嘴。把这种粗俗的玩笑连到他一生中最神圣和最高雅的夜晚上实在可怕。倒不是他们所说的话，而是他们所用的腔调，把一切全都弄得鄙俗不堪了。这时，机器重新轰响起

来，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这种玩笑使他更加小心翼翼，当吆喝他们吃饭的声音传来时，他明知道就要见到她了，可却退缩了。他没加入那伙浑身满是灰尘、简直饿得半死的男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去洗涮，也没跟他们一块急匆匆地在第一张桌子旁抢一个座位。

打麦季节对家庭主妇来说总是一场考验。要把十几个男人饥肠辘辘的大肚皮填饱，而且还不能耽搁其它日常家务，只靠两三个女人实在不容易。准备工作从头一天夜里就要着手，第一件事是到鸡棚去抓鸡，因为“清炖鸡”是开饭时的一道主菜。餐桌接上木板，把整整一间客厅都占满了，座位不移，就在椅子间架起长木条，碟子是从邻居家借的，轮到他们打麦，再把碟子借给他们。

有时候，邻居家的妇女来帮忙；但是阿格尼斯和她母亲今年决心自己动手准备一切，所以这姑娘就接待男人们进屋就餐。她穿着一身齐楚的深色衣裙，两眼炯炯有神，因为忙着干活儿，双颊泛起了红色；那些男人们，身上不穿外套，到处沾满灰尘，连耳后都是泥垢，但个个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笑容。

他们当中多数人是邻近的农户和她的同学。她唯一要躲闪的是比尔·扬，这人长着一副红红的厚颜无耻的面孔，上面是一对贼亮贼亮的无情的眼睛。对于他们的玩笑，他们的吵嚷，她都报以无声的微笑，露出她那平整的牙齿，显出两颊上的酒窝。“瞧着她真能叫人眼目清凉。”一个家伙

对谢普这么说。在这些衣著不整的粗汉的眼里，她显得小巧玲珑，美妙绝伦。

他们纷纷沿着餐桌坐下，弄出一连串的响声；皮靴踩到地上砰砰咚咚、咯吱咯吱，刀叉碰在一起叮叮当当，说话粗声粗气。

“喂，等一等，斯蒂夫！别离鸡这么近！”

“往前走走，谢普！我要靠着厨房门坐！你坐在我旁边，我就什么也吃不到了。”

“噢，那地方太窄了！我看出来你是要……”

“不，我什么糖也不要，只要有你甜甜的笑脸就行了。”

这话是大个子戴维说的，引得众人一阵哄然大笑。

“小心，戴维，要让你老婆听见了怎么办！”

“她准会没命地赶紧把他抢走，她会这么干的。”

“我说，请谁把那头奶牛冲这边赶一赶。”比尔说。

“别来这一套！都老掉牙了，”谢普嘴里嘟囔着，一边把奶罐递过去。

土豆给接二连三地抓在手里，切成两半，蘸上肉汁，吃掉了！玉米饼给塞进一张张大口，就象把煤填进蒸汽机的炉口。右手握着的刀子切下肉片，又舀起了肉汁。他们都是些个子高大、肌肉饱满、浑身肮脏但心地纯洁的汉子，吃起东西来活象古代的北欧人，干起活儿来不让凶神恶煞。他们进门刚刚六十秒钟，就一个个在土豆和炖肉的热气的笼罩之中埋头吃喝了。

由于别人对他和阿格尼斯的关系议论纷纷，威尔有点

躲躲闪闪，他装出一副深沉甚至高傲的神气来对付跟他一起干活儿的同伴，而对她们都是一副莫名其妙的冷漠。他进门的时候，她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

“那儿还有一个位子，威尔。”那种温柔和不由自主地压低的语调把她内心的感情全泄露了。众人哄堂大笑，威尔感到周身涌过一股热流。

“哈哈！噢，还有一个位子是给他的！”

“别担心，威尔！这屋里总会有你的地方的！”

威尔坐到他的位子上，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怒火。

“她干嘛不躲避点这帮笨蛋呢？”他心里这么想。他甚至没对她指给他座位而说声谢谢。

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但仍对他面带笑容。她实在是太幸福、太骄傲了，根本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但是，当威尔那么忿忿地瞥了她一眼时，她感到受了伤害而且困惑不解。她倍加努力地去讨他的欢心，这样一来，那帮啃着鸡骨头、撞得杯盘刀叉叮咣作响，一边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嚼，一边开着玩笑的汉子们更加开心了。

这当儿，威尔始终一言不发，用截然与众不同的举止，用叉子而不用刀子吃着土豆，从杯子而不是从托盘里品茶——这种过分文雅的姿态既没有逃过姑娘的注意，也没躲过伙伴们尖锐的目光。

“看见了吗？我们在中学堂的那些人都是这样的！看见没有？要右手拿叉去吃馅饼！什么？我做不到？看我的！”

这时阿格尼斯俯下身子说，“你要不要再来点茶，威尔？”大家用臂肘互相捅着，咧嘴笑了。“啊哈！我怎么跟你说的？”

阿格尼斯终于意识到，由于某种原因，威尔不想让她表现出对他的格外关照——他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害臊，她觉得受到了伤害。为了掩饰自己，她就自然地同别人说笑起来。她问埃德要不要再来一块馅饼。

“要——用叉子吃，给我一块好吗？”

“大概也只有在这儿，你才会用起叉子来。”比尔·扬说着，自己先大张着嘴笑出了声。

“噢，老是这一套，”谢普·沃生说。“不要再扯这些了。一个要吃七个土豆的男人……”

“这说明谁干活儿卖劲。”

“是啊，用的是嘴巴，”吉姆·维洛克，就是那个赶车人，插嘴说。

“要是你在进来吃午饭前用肥皂水加加工的话，那才算是态度认真呢，”戴维说。

“洗洗潮潮的对身体健康可没好处。”

“好啊，那么说，你就准能长生不老啦。”

“打我认识他以来，他从来没洗过脸。”

“噢，别挖苦得太过分了！他一星期洗一次呢，”埃德·金尼说。

“耳朵后边也洗吗？”戴维问，嘴里正使劲嚼着一个炸面包圈，一对黑眼睛愉快地闪着光芒。

“对。”

“什么原因呢？”

“苔德说要是他不洗她就不亲他。”

大伙哄堂大笑。

“苔德干得好！我要是她，也不会亲他的。”

维洛克挺沉得住气地攥着一根鸡腿，只啃上一两口就已经把肉吃个精光。他的面孔上，在鼻子和嘴唇周围这两处地方闪闪发光。两个耳根之后却脏乎乎地没洗过。而手上的油泥，已经洗也洗不掉了。

由于阿格尼斯对别人过于热情，威尔这时开始不自在了。出于一种情人的过苛的嫉妒心，他愿意她在众人面前多少掩饰一下他们之间的亲热关系，同时也要对扬和金尼这样的男人表现得漠不关心。他根本没有费神去扪心自问他这种要求到底有没有道理，同样也没去想如何满足这种要求。他只一味坚持她得这么做。

他一句话也没对她讲，甚至连一个深情的目光都不肯向她投去，一吃完饭就站起身走开了。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她心烦意乱而且十分伤心。但是他正经受着苦恼，似乎他已经失去了某种甜蜜的东西，而且会不再失而复得了。

他注意到埃德·金尼和比尔·扬最后才走出房间，他们刚一出来，机器在午饭后就重新起动了。他还看到，他们还在门槛外面回过头去朝站在门口的阿格尼斯笑了笑。她干嘛不能跟这些家伙保持一定距离，不必出圈儿地跟他们调笑呢？

早晨的那种暗自得意的心情有点消失了。现在，他一味埋头干活儿，连头也不抬，不去听那沙沙作响的树叶声，顾不上去看阳光照亮的云彩。当然，他也明白她这么做并不意味着什么，可她的举动还是拨乱了他的心弦让他满肚子不高兴。她太随便了。

下午过了一半，机器停下来检修，这时威尔躺在麦垛上沐浴着金黄色的日光，两手把麦粒的皮搓掉，耳际响着橡树林中的呼啸风声，他听见从机器另一边量筒那里传来别人提到他和她的名字。他侧耳倾听。

“她对他可够温存的，是吧？你注意到她怎么站在他身边吗？”

“当然，在她把茶杯从他肩上递过去时你看到他那副样子了吗？”

大家笑了起来，威尔站起身，脸气得煞白。

“不知为什么他看起来不那么高兴，要是换了我，才得意呢。我真恨不得她就那么把胳膊绕着我脖子。”

威尔绕过机器，走到躺在草垛旁边麦秸上的那群人跟前。

“我说，我想让你们这帮小子明白明白，我不高兴再听到这类谈话。我就是不愿意。”

先是死一般的沉寂，接着比尔·扬站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他轻蔑地冷笑着说。

“我要让你们住口。”

怒火在扬的身体里升腾。他往前跨了一步，怒火烧红